

金川情愫

于志翔作品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寄 语

在庆祝建国五十年之际，应内蒙古文联之邀，巴盟专业作家于志翔从他三十多年创作的作品中精选，汇集出一本专集。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他让我说几句话，算是同志加兄弟风风雨雨这些年的一个寄语。

我与志翔可谓是“不打不相识”。九三年我们厂为有神奇医疗保健功能的“金川啤酒”打出了“中华保健第一啤”的口号。那时心焦力悴一副病容刚刚出院的他怀有“敌”意地来找我，名为采访实则是要打假（当时他认为“中华保健第一啤”是虚假广告）。我们在“火药”味很浓的气氛下定了一个“君子协议”：经过他调查了解，如果金川保健啤酒不存在医疗保健的功能，任其撰文曝光，如确实存在医疗和保健的功能，则必须撰文从正面宣传。我想，让一个搞艺术的去搞枯燥无味的社会调查，多半是草草了事半途而废；万万没想到他一调查就是十个月，巴盟、内蒙……凡是“金川啤酒”销售到的地方他都去过了。真实的调查结果征服了他，金川保健啤酒的神奇医疗功能激励着他，更主要的是：“金川保健啤酒”调理好了他患有多年的老病支气管扩张咳血。

于志翔，从此一发不可收，几乎把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精力才华无私地献给了我们厂，从这本书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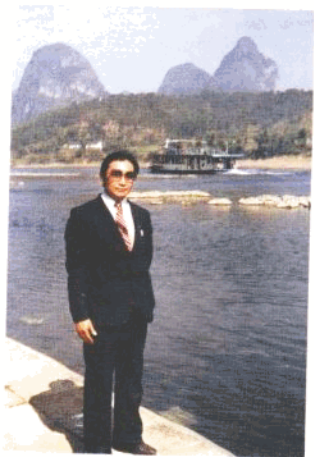
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多年的风风雨雨，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搞好一个企业，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还需要社会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们厂为有志翔这样一位好朋友而感到自豪！在此，我祝他创作丰收，也盼望很快地看到他的新集子出版。

内蒙古金川保健啤酒总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高级工程师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香港科学院名誉博士

1999年2月28日



作者深入山区体验生活



作者赴广西桂林采风



98年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戏曲《金川情缘》，作者与主角演员张敏合影



著名戏剧家文兴宇赴内蒙古执导歌剧《外母娘赔情》时与作者合影



作者深入内蒙古金川保健啤酒总厂体验生活，得知金川保健啤酒获基尼斯世界之最证书，与厂长、香港科学院荣誉博士赵焕然共庆共勉



图为 1985 年在广西南宁话剧《乌林托娅》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评奖银奖



图为 1979 年创作的五部连台戏曲《白蛇传》的演出剧照。(巴盟晋剧团演员韩玉英饰白素珍)



在巴盟地区歌剧《外母娘赔情》连续演出八十余场。演出获得成功，党政领导与编剧、演员合影留念



巴盟党政领导与国际友人一起观摩《于志翔戏剧作品专场演出会》。



图为话剧《卷土重来》演出剧照。(巴盟歌剧团演出)



图为歌剧《外母娘赔情》演出剧照。
(巴盟歌剧团演出)



作者与演员合影留念

序

杨苏植

展开了这部书稿，激起了我对往事的许多回忆。于志翔，在我的印象中永远是个矢志不渝跋涉者的名字。阅读这部文稿，就像回眸他那一连串清晰可见的足印。有痛苦的挣扎、有欣慰的停息，但更多的却还是那些与命运拼搏的延续。一直通往他所追求的远方，用足迹划写了他人生的轨迹。

我和他相识于巴彦淖尔盟，至今仿佛已有二十多年了。据我了解，他的名字似汉族名字，但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成吉思汗子孙。他出生在一个蒙古族知识分子家庭中，似乎还曾有某种“贵族血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曾和他的父亲一起在巴盟文化处工作过。据说，这位长者曾供职于达理扎雅的王爷府，也曾是力促阿王和平起义的一位功臣。原来这位长者似有意退隐了，而出现在我面前更多的便是于志翔和他的哥哥。好像那“贵族血统”并未给他们带来丝毫的好处，留给他们的似乎只有苦难的命运。

联想到于志翔的创作，我还想特别提到他的母亲。由于我和他的哥哥于志敏同在巴彦淖尔歌舞团工作，便得以经常见到这位蒙古族知识妇女。虽然身处逆境，却仍然表现出很高的文化素养。在于志翔少年患肺病时我见过这位母亲，在“文革”中他哥哥和我一起住“牛棚”时我见过这位母亲。慈祥的母爱、奔波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可以这样说，于志翔这样的热爱文学，肯定是受了母亲那文化素养的熏陶，于志翔能这样坚持不懈地写作，也肯定是受了母亲那精神力量的鼓舞。

改革开放后，我们曾又在一起工作过。当时我担任巴彦淖尔盟文联副主席兼剧协主席，他就是一个剧协的具体工作人员。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给我留下两点极深的印象。一是忠诚，一是执着。在忠诚方面，他不但忠诚于戏剧事业，而且忠诚于友谊。蒙古民族那种坦诚相见的品格，在他的身上随处可见。若说到执着，那就主要表现在他对创作的顽强追求上。应该说，由于那特定的历史环境，由于他少年那困扰的肺病，动笔之前他的基础并不是很好的。但他却有着蒙古民族坚韧不拔的性格，在创作上也敢于勇攀高峰。不断地学习，执着地追求，终于使他逾越了一个又一个障碍，在文学领域里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埋首耕耘，必有所获！展开于志翔这部文稿，恍若有一种置身于丰收的金色田野之感。品种多样，琳琅满目。他的文体大体可分三部分：一、影视剧本；二、戏剧剧本；三、报告文学。影视和戏剧剧本大多以历史题材为重，讴歌了蒙古民族的觉醒，也讴歌了党的民族政策战无不胜的力量。而他的报告文学却转向了现实，竭力讴歌着四个现代化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配合着时代的步伐，他俨然是个鼓手。面对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奔腾激流，他正在用笔捕捉那一朵朵飞溅起的浪花。其间，尤其提到的是剧本《乌林托娅》。构思精巧，气势雄浑，布局得当，情节引人。可以说，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来讲，都在他的创作道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难怪此剧一经发表，便引来了众多的专家和读者好评如潮，并曾获全国剧本创作银奖。

于志翔，一个文坛的辛勤跋涉者和忘我耕耘者！

我愿更多的人来和我分享阅读后的喜悦。

请打开这本书吧！……

1999年7月26日夜于呼和浩特

目 录

卷 一

电视文学剧本、电视专题片脚本

王府风云(五集).....	(1)
黎明的枪声(三集)	(86)
中华之最(三集).....	(153)

卷 二

戏剧、戏曲

乌林托亚(大型民族话剧).....	(173)
金川情缘(现代歌剧).....	(246)
路向何方(无场次现代歌剧).....	(281)
外母娘赔情(二人台广播剧).....	(320)
卷土重来(喜剧小品).....	(339)
连年有余(戏曲).....	(350)

卷 三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

含辛茹苦铸丰碑·····	(375)
俯首甘为孺子牛·····	(385)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392)
飘香季节访专家·····	(399)
“金川”千里上京都 荣戴桂冠传天下·····	(406)
啤酒花坛争春斗艳 “金川”独秀芬芳袭人·····	(415)
情系国徽的护法金刚·····	(422)

五集电视连续剧

王府风云

(此剧本曾获巴彦淖尔盟盟委宣传部“五个一”电视剧本奖)

第一集

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

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广场中央的旗杆上。

天安门城楼上各位中央领导人欢欣的笑脸。

观礼台上，沙格德尔，那木济勒与四周的人们紧紧地握手。

那木济勒热泪盈眶，摘下眼镜拭泪。

沙格德尔望着这一切。（心声）“中国得救了，整个中华民族有希望了……”

欢腾的游行队伍。

鲜艳的五星红旗。

喷薄欲出的红日。

（心声）“我这个蒙古族末代王公，今天站在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感受，不知是欢欣，是悔恨，还是从昏睡中刚刚苏醒过来……”

二

刚进五月的草原，绿油油的原野上点缀着各色野花迎风摇曳着。

远处的山峰蔚蓝蔚蓝。

沙格德尔只身站在这广阔无垠的草原上眺望着。

歌声起：（在歌声中推出片名及演职员表）

孤雁哀鸣贯蓝天

牧人迷路在湖边
祈求湖神来指路
送我孤雁把家还
湖神她把百灵变
引导牧人返家园
亲人举杯庆重逢
琼浆美酒尽欢言

三

远处一单骑风驰电掣向沙格德尔方向奔来，渐渐而近。

骑士滚鞍下马向沙格德尔禀告：“禀王爷，国府闫院长急电！”

“念！”

骑士照念电文：“共军兵临兰州，逼近西远，命你部早做部署配合马鸿奎部共御。闫锡山。”

沙格德尔接过电稿，长吁……

蓝天上一只孤雁哀鸣着飞过……

四

沙王府客厅内灯火辉煌。

沙格德尔举起茶盏欲饮又止，站起身来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

雍容闲雅的福晋从内室步出。对丈夫宽慰：“看把你急的，车到山前必有路，可要注意自己的身子骨。”她给丈夫重新更换了一盏茶双手递了过去。

沙格德尔接过呷了一口：“阿妈睡了。”

福晋：“斗了一会儿牌，我才服侍睡了。怎么包协理还没来？”

沙格德尔：“和闫副官一块上城查哨去了。”

虎背熊腰的协理包德海、闫副官和两名警卫穿堂过廊急匆匆向客厅走来。

走进客厅的包德海问道：“王爷，出什么事了，深更半夜的。”

沙格德尔指着桌上的电报：“你看看这个。”

包德海抄起电报看毕怒不可遏。“妈的，他们八百万大军都奈何不了，让咱们去当垫背的。”

沙格德尔：“不管怎么说咱们可不得不防啊。”

包德海：“那太福晋的七十大寿还办不办？”

沙格德尔略一思索坚定不移地：“办！”

包德海：“那达慕大会还开不开？”

沙格德尔果断地：“开！”

五

一列并驶着十几位骑马的王府官员、侍从来到草原上，他们分成几路向各个浩特、苏木驰去。

闫副官和侍从们骑马步入浩特。

旗民们纷纷走出蒙古包。年迈的苏和也挤入人群内听着。闫副官向旗民们宣布：“今年是太福晋的七十大寿，王爷要在寿辰之时举办那达慕大会，与民同乐，旗民们要相互转告，届时到会庆贺……”

六

草原。

微风吹动着荒原。在芨芨丛中一只野獐探出头来，闪动着两只机灵的黑眸……

“砰”地一声枪响。吓得它拼命逃窜。

鸾公主说了声：“追！”便狠狠地抽马一鞭扬长追去，身后的两名侍女也放缰紧随公主追逐着那只受伤的獐子。

王府管家江布勒白发银髯，娴熟地骑着一匹枣红马朝鸾公主方向奔去。

“公主——请公主留步！”江布勒见公主置之不理，马上加鞭追了上去。

“公主，福晋吩咐请公主马上回府。”

鸾公主：“管家你告诉阿妈，我打几只野味给奶奶做寿礼，一会儿就回去！”话声未落又策马向草原深处奔去……

江布勒望着远去的公主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策马追随之而去。

七

那达慕会场。

平坦的草原上，搭起许许多多的帐篷、蒙古包。

远远近近集聚起来的旗民们熙熙攘攘。

四面八方的旗民们有的骑马，有的赶着勒勒车，还有的骑着大骆驼络绎不绝地向会场涌去。

衣衫褴褛的老牧民苏和在小道上缓缓向会场走着。

江布勒骑马向会场走着，望见苏和背影，赶近前去跳下马来：“啊，这不是苏和老哥吗？”

苏和转过身毕恭毕敬地：“这不是管家老爷吗？”

“唉，什么话。老亲家，你也给太福晋拜寿来了？”

苏和：“太福晋七十大寿要与民同乐我……”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串项珠。

“好漂亮的项珠，是给你闺女的吧？”

“是、是。珠子是老伴用羊骨牛角一颗颗地磨出来的，佛爷是求人从五台山上请回来的。老伴让我抽空给其木格戴上，也不知道见着见不着。”

“见着的，见着的。”

苏和见江布勒满口应允着，顿时脸上流露出欣喜之色。他试探着问江布勒，“管家爷，您的儿子巴特尔……”

江布勒凄楚地摇摇头，抽搐着双唇什么也没说出……

苏和见触痛了老管家，什么也不敢再说，默默地向会场走去。

八

会场，看台上。

身着蒙古装束的福晋显的格外端庄娴静，用手摸着一把描金红椅子上的坐垫吩咐道：“垫子太薄，再铺一块，要红的。”

“回福晋的话，拿来的垫子全用完了。”一名侍女回复着。

福晋闻此皱了皱眉头，流露出一不悦之色。

跟随福晋的其木格忙打圆场：“还不掌嘴！今天是什么日子，不许说犯忌讳的话，呆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回府里去取！”

侍女应应诺诺地退下。

福晋：“在太福晋坐椅边放上两架火盆，上岁数的人了怕冷。”

侍女：“喳！”

江布勒步入看台向福晋回禀着：“福晋，鸾公主和侍女们在打野味，说是给太福晋献寿礼，一会就来。”

“这孩子……”

江布勒走向其木格低声地：“闺女，你阿爸来了。”

福晋：“谁的阿爸？”

“回福晋的话是其木格的阿爸也来给太福晋拜寿来了。”

“苏和……”福晋略一停顿关切地说：“去把他找到这儿来。”

“老奴就去。”江布勒转身向看台外走去。

帐后的老苏和听到了，露出欣慰的笑容。

双手捧着项珠。

苏和在江布勒的带引下向福晋走去。

江布勒提醒他：“还不快向福晋请安！”

福晋：“起来吧，你给闺女捎什么好东西了？”

双手捧着项珠：“老伴托去五台山磕头的人给其木格请回了这尊护身佛。”

福晋接过来仔细地看。

“其木格让阿爸给你戴上。”

其木格扑向阿爸：“阿爸，阿妈她好吗？”

苏和深情地望着爱女，抚摸着女儿：“托佛爷的福，她好多了。”

福晋吩咐着说：“你留下和阿爸说话吧。”

江布勒众侍女陪同福晋走出看台。

苏和：“孩子过来，戴上吧。你会得到佛祖的保佑。”苏和给女儿戴上项珠。

父女俩沉浸在欢乐之中。

九

包德海率领着一支保安骑兵团向会场各角落布防，警戒。他在马上用鞭子指点着：“你、你、还有你留在这儿。机灵点儿，听到号角声就到看台后边集合。”

留下的人齐声：“噎！”

包德海拨马驰去，众保安队员紧随着他奔向会场另一侧。

十

会场。

看台上挂着红腾腾的大宫灯。

火势熊熊的火盆。

供桌上燃着了海灯、红烛。

描金的红木椅、簇新的红毡、一幅巨大的红“寿”字。

条形红毡从看台上一直铺到帐外……

大海锅煮着全羊，灶里木柴燃烧着吐着火舌。

包德海人未进、声先至：“王爷呢，王爷在哪？”

福晋向包德海走来关切地问：“包协理，警戒的事……”

包德海拍着胸脯：“福晋请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怎么王爷

还没来。”

福晋：“他在府里和那处长说话。”

包德海略有不满地：“自从他来到西远就说、说、说，还没有说够?!”

僧官喇嘛走进请示着：“吉时就要到了，请福晋示下，可否开始诵经?”

包德海嘟嘟囔囔地：“诵经，寿星佬和王爷还没有来呢。”

福晋果断地：“吉时一到，就尽管开经!”

僧官喇嘛应诺着退出。

福晋对老管家吩咐着：“管家你快马回府速请王爷陪同太福晋到会场来。”

江布勒噎了一声匆匆走出帐外，起身上马向府里奔去。

十一

沙府小客厅。

沙德格尔、那木济勒默默地坐在沙发里相对无言。

茶几上放着一张报纸，醒目的大字“共军昨日攻占西安!”

落地大钟“滴嗒滴嗒”不停地走着。

侍女轻轻地走进来送茶又轻轻退下。沙格德尔信手从烟桶里取出支香烟，燃着却不去吸，任其自然。

那木济勒站起身来，望着客厅中央里的巨大“寿”字向沙格德尔问道：“在这种时候你为什么非要给太福晋举行如此浩大的祝寿?”

沙格德尔长叹了一口气：“唉！已有八年没有给他老人家祝寿了，我打算过了寿就把她送到南京三弟那里去。”

闫副官匆匆走进客厅低声禀告：“王爷，城里好多人嚷着要搬到别处去。”

沙格德尔：“由他们去吧。”